

美国的人口移民潮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韩家炳

摘要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移民高潮,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原有的民族结构,造成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经历了由盎格鲁一致论、熔炉论、文化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 移民 民族文化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

作者韩家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芜湖 241002)。

在很多场合,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非常弹性的词汇^①,它的涵义与美国历史一样长久^②,因此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准确定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③。就美国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内涵的广泛性与它起源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少数民族反歧视和抗争运动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随后社会领域的多元文化教育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思想根源则应追溯到更早时候的美国历史,它与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并由此带来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是分不开的。本文即以美国移民构成变化而导致民族文化多元性形成切入点,分析美国民族文化政策经由“盎格鲁一致论”(Anglo-conformity theory)、“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到“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发展这一历史嬗变过程。

—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带来了各自母国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组成了五彩斑斓的美国文化。1607年,英国探险者在弗吉尼亚建立了一个固定居所——詹姆斯敦。此后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移民越过大西洋蜂拥来到他们憧憬已久的新世界。据统计,到18世纪70年代,北美殖民地人口按种族、民族成分划分,英格兰人占60.14%,苏格兰人占8.1%,爱尔兰人占9.5%,德国人占8.6%,荷兰人占3.1%,法国人占2.3%,瑞典人占0.7%,西班牙人占0.8%,不明身份者占6.8%。这些数据表明,一方面北美移民结构显出多元的特点;另一方面,除德国人稍占优势外,绝大部分是英国人。由于英国政府的支持和英国人在数量上与政治上的优势,英语成了不同移民交往时共同使用的语言,英国式的体制和习俗也成了标准。到1860年,美国人口大约有3000万人,但主要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这些关于移民

人口总数和成分的统计数据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从而导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占主导地位。

确实,自独立以来,美国政府也在寻求一种锻造美国文化的方式,试图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锻造成为一种崭新的民族。1848年,一位作家发表了第一个对移民总协定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同化情况:

作为一个总体来看美国人,他们几乎由每个国家的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然而,他们中主要部分来自不列颠民族,包括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英语几乎完全被使用,英国式的规矩,更确切地说,占主导地位。英国式的自由精神和进取心使整个民族生气勃勃。适应这个国家情况的英国式的法律和体制,也在这儿被采用……英国人主要定居在新英格兰诸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荷兰人主要定居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法国人主要定居在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娜州;西班牙人主要定居在佛罗里达州。新州主要由来自老州的移民定居,还有来自大不列颠、德国、瑞士等国的大量外国移民,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移民的确切数量,但事情发展的趋势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把他们铸成一个英国人为主体特征的民族。^④

1908年美国人埃尔伍德·克伯利(Ellwood Cubberly)在其文章“改变教育观念”对盎格鲁-撒克逊同化理论所发表的观点与上述评论如出一辙,他宣称“这些人(指新老移民)企图到处以群体的形式聚居或建立居民点,确立他们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和仪式。我们的任务是拆散他们的聚居体并将这些人同化融合成美国民族的一部分,尽力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制、秩序以及民众政府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孩子;唤醒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尊重全民生活中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所认为有永久价值的东西。”^⑤不过移民文化在初步形成时期往往是一种双重意识。移民们“一方面意

识到旧世界的流风余韵，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新世界的希望。昨天虽已过去，但也值得留恋；明天已经在望，但也令人生畏。”^⑥所以这种暗含种族歧视调子的盎格鲁-撒克逊同化模式遭到来自非不列颠移民的普遍反对，究竟有多少移民被融入盎格鲁-撒克逊这座“熔炉”可想而知。

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东南欧“新移民”相继取代英国移民成为外来移民的主体，美国人口中非英裔居民比重大大提高。根据1929年美国对移民实行的国家（民族）原籍限额法（规定欧洲各国家所分配到的移民数额等于1920年美国的白种人中来自该国家者所占比例），可以推算出1920年时美国欧裔民族的比例为：英国人（包括北爱尔兰）占43.7%，其它西北欧民族占40.9%，东南欧人占15.4%。^⑦美国移民来源的变化，使英裔人占优势的民族结构不复存在。如何面对这些新移民带来的文化确实实是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否有可能出现一种由文化和生理混合而成的新模式呢？虽然国会已经制定了限制那些来自“异国情调”移民入美的政策，但美国面临着最敏感而又困难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未来数年她又将变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⑧

二

就在“盎格鲁一致论”尚未销声匿迹之日，“熔炉论”站到了美国民族文化政策历史的前台。定居在美国的法国作家及农学家德克雷弗科（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首次提出了“熔炉论”思想。他在其著名的《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表达了他对“谁是美国人”的看法：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俗都抛到身后，从他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从他所服从的新政府里，从他所处的新的地位上，获得新的习俗。由于被接纳进我们伟大养母宽大的怀抱里，他成了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总有一天，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⑨

1909年，犹太移民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以《熔炉》为名的剧本中对“熔炉论”的功效作了美丽的憧憬。此后，“熔炉论”之说更为普及。他说：

那就是巨大的熔炉，你听！难道你听不到她的咆哮和沸腾声吗？她正张开着巨口——港口，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的巨轮正向她倾泻着人流。啊！多么热闹，多么令人激昂！凯尔特人和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种人——……东方人和西方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和信仰基督教的人——啊！这伟大的炼金术士是怎样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的……各

种族和各民族来到一起，共同劳动，展望未来，这是美国的光荣，与之相比，罗马与耶路撒冷的光荣算得了什么？各种族和民族只不过是在那里做礼拜和回首往事罢了。……美国人是一种新人，他遵照新原则行事，因此他必须接受新的理念，建立新的信仰。^⑩

确实，众多历史学家都承认德克雷弗科对美国是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拥抱新生活方式的地方的理念进行评论的第一人^⑪也有人认为德克雷弗科的熔炉里还不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人以及亚裔人。^⑫可以说，熔炉对那些在文化、种族、宗教和其他特征方面与主体的盎格鲁美国社会相类似的人是起作用的，但对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却并不成功。赞格威尔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乐观主义未免是漫无边际的。^⑬如果说盎格鲁一致论是要把所有移民按照英国式的意识形态同化，那么熔炉论的提出及实行则是看到了不同种族、文化的差异性而“求同存异”的结果，其着重点在于把不同文化盎格鲁化后铸出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有别于英国的美国特性。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熔炉论”虽是对美利坚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种形象比喻，但它的含义仍昭然若揭。其一，美国是一个熔欧洲移民为一炉的坩锅。来到美国的移民都在此同化成一个新民族：美利坚民族。其二，融化而成的新民族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模式的“重铸与再版”，其他族裔的移民都被排除在这个熔炉之外。其三，欧洲不同民族移民的文化特征都在坩锅中被溶化而荡然无存。“熔炉论”因此很快成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运动的极妙舆论。^⑭菲利普·贝尔（Phillips Bell）等人也指出，“美国化”被泛泛界定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进程，一个外国人获得我们的语言、公民资格、习俗和理想。”^⑮

1908年和1909年，赞格威尔《熔炉》戏剧的上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很快风靡全美，以至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成为拥趸者之一。^⑯熔炉论很快流行但挑战者应声而至。当时就有人冷静指出：“各个移民集团，可以用他们独特的贡献来丰富美国的文化，从而比熔于一炉能作出更有效地贡献。”^⑰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不是大熔炉而是一个大“变炉”，外来因素每次只是点点滴滴地进入炉内，他们不是单纯地被融化，而是发生某种嬗变。在变化中他们的原质并未发生想象中那样受到了“惊人的影响”。^⑱来自威斯康辛年轻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更是断言“欧洲任何形式的传统并没有对美国制度和民主产生支配性影响，不断变动的西部边疆促进了美国人民综合性民族的形成。”^⑲1920年，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在《星期六晚邮报》撰文表达了当时可能比较刻板但非常盛行

的反移民心绪 “如果美国是一个熔炉，那么她的加热系统一定出了问题”。²¹意即美国主流文化对那些保持“异国情调”的移民的一种抵触情绪，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要想使那些来自与美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移民全部抛弃母国的传统而完全“美国化”是不现实的，更是不可能的。

三

非英裔移民的大量增加，改变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民族结构 “美国化”运动推行激进的强制同化措施，要求移民在很短时间里完成民族意识、文化习俗的转变，这既注定结果难以成功，又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同时也暴露出强迫同化的低效性和反民主性。于是，怀有社会责任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民族关系状况，重新寻求解决文化分歧的新原则与新对策。文化多元主义应运而生。

首先起来反击“熔炉论”意识形态的是那些中产阶级中的理想主义者。1916年，美国著名作家、编辑诺曼·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对当时的“美国化”运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敏锐地注意到各族本身的认同与文化的保留时宣称：“如果民主有鼓励差异的倾向，它将更有成效。我们的美国梦不是千篇一律的梦。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千人一面的地方。”²²文学批评家兼评论家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比熔炉更高的理想”，只有协调不同的民族因素，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才可以消除民族间的剥削和压迫，美国才会更有活力；美国人就是“世界联盟的缩影”，是从接受差别中获取力量的多质性人群，双重公民身份是爱国主义的更高形式。²³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坚信，“自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许多街区已经开展了保存和弘扬移民假日、风俗、民歌和民族语言项目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每一个移民团体都为美国文化建设作出了实质性贡献。”²⁴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犹太裔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是“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阐述者，他对“熔炉论”这种变相的“文化帝国主义”做法提出的批评最为激烈。1915年，卡伦在《民族》周刊上发表文章“民主与熔炉”（连载两期），反对把盎格鲁一致论、熔炉论作为美国生活中的正确模式和有价值的未来理想。他指出 “美国处于一个联邦国家的形成中，不仅仅是作为地域和行政上统一的联盟，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联合体，各种民族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²⁵此后十年，卡伦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论文，收集成册后题为《美国文化与民主》（1924年），在此书的前言里，卡伦首次使用了“文化多

元主义”一词，根据这一概念，他认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族裔人民是无法彻底融合的，他们的民族特点也无法彻底消除，他们的“根”更无法切断。因为“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政治观念，重娶他们的妻子，改变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祖父”。²⁶卡伦还以管弦乐曲形象地比喻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在一个乐团中，每一种乐器都有它基于不同质料和形式的特定的音色和音调，每一种乐器在整个交响乐中都有它适当的主题与弦律。在社会中，每一族群都是一种天然的乐器，它的精神和文化就是它的主题和弦律，它们的谐音、非谐音和不谐和弦造就了文明的交响乐。美国社会应该是“各族文化的联邦”，能够奏出“文明的交响乐”的“人类管弦乐组曲。”²⁷所以，美国生活和文化就像管弦乐曲那样，是由不同地域、种族、职业、宗教和社区组成的联合体。国家精神构建于差别基础之上的统一性，生存延续于相互平等和自由的贸易，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统治。²⁸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美国不同族裔人民之间的歧见加深，“熔炉论”难以自圆其说，文化多元论虽然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作为一种可接受的解释为美国人所承认，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执行民族文化政策的理论指导。当然，文化多元主义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局限：其一，“不足为奇的是，文化多元主义排除也并忽视了‘非白人’的存在”。²⁹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主要集中于欧洲白人民族集团内部，而没有或极少涉及那些人口还处于少数地位的非白人民族集团文化和利益问题。其二，文化多元主义忽略了经济、政治和教育体制对文化一元化的巨大作用，因而也低估了东南欧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的能力与速度³⁰。其三，文化多元主义主要是基于传统民主观念做出的哲学和历史分析，还缺乏认真周密的社会调查和学术论证。正因为如此，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无法完全显示出来，它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随着二战后美国移民政策变化带来的移民数量与结构的突变，文化多元主义日渐不适宜，时代的发展呼唤新的民族文化政策的产生，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取代文化多元主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四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美国第三次移民高潮密切相关。《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民族来源制度，实行全球限额制度，对各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打破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模式，重新为来自“不同海岸的移民打开了金门”。³¹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进入了美国，无论是移民的总数、结构还是移民的聚居地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入境的移民约25

万,70年代增加到40万;另一方面,从移民来源看,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占了很大的比例。在1931—1960年的移民中,欧洲占58%,西半球占36%,亚洲仅占5%,而在1971—1980年间,欧洲移民降至18%,西半球占41%,亚洲占36%,亚洲移民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③《1965年移民法》颁布后的十年间,美国大城市的亚裔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其中大多数移民来自香港、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如纽约唐人街人口增加了五倍,从3万增加到15万。^④自70年代始,每年以合法和非法身份来到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达到百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⑤到1981—1990年间,欧洲移民降至10%,亚洲移民上升到38%。1991—2000年,虽然欧洲移民略有增长,上升至14%,亚洲移民降至32%,但这种平衡有明显向亚洲转移的倾向发展。^⑥2001年3月,美国人口统计局陆续公布了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已公布的材料表明,“新美国人”(包括第一代移民或者这些移民子女)的数量创历史最高记录:每五个美国人中有一人出生在别的国家,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国外的有1270万人,父母双方均出生在国外的有1480万人。^⑦三者加起来共5600万人有“外国血统”,占美国总人口的20%(而30年前这个数字是3400万)。^⑧确实,移民数量增加之多、变化之快令人惊讶,就连华盛顿城市研究所人口学家帕塞尔(Passel)也说“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可以得到的移民情况的最新数据让人大吃一惊,连我们这些人口学家都低估了过去十年美国移民的数量。”^⑨目前这些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加州、纽约、佛罗里达、德克萨斯、新泽西和伊利诺伊,占了大约总数的70.4%。其中加州人口中25.9%的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纽约州是19.6%。在大城市中,洛杉矶市外国出生的人口占了29.6%,纽约市占了22.8%。^⑩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使用拉丁美洲语的人占到这个城市200万人的半数以上,而且所有拉丁人中接近66%是古巴人。^⑪在全国100座大城市人口中,1990年有70个城市白人占多数。十年后,白人占多数的城市降为52个,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快。

移民数量急速增加带来的人口结构、居住区域的变化不能不引起美国人深深的忧虑。据美国人口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白人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将下降到60%,到2059年将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拉美裔美国人现在的31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到2030年超过非裔美国人成为这个国家最大少数民族裔集团,到2050年,拉美裔将达总人口1/4,到21世纪后50年中,拉丁美洲裔人数将达到1.9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3。^⑫如果这个预测实现了,到21世纪中叶,现在被称为“少数民族”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而现在

属于“白人”范畴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少数!这种人口发展的趋势对传统价值体系无疑是有重要的冲击作用,不同的种族和族裔利益集团也都意识到这种发展的潜在意义,美国政府也表示了充分的关注。1998年6月13日,当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俄勒冈波特兰州立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应该与移民们共有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回避或者把他们排斥在外”,他还特别强调“除非我们处理得当,否则这么大规模的移民会对我们合众国的凝聚力构成威胁。”克林顿警告说“历史上还没有别的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大的人口变化,它既可以成为加强和统一美国的力量,也能削弱或分裂我们,我们必须做出决定。”^⑬

所以说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现实紧迫感的一种回应。正如墨菲(Brian John Murphy)所言,我们在同化源源不断到达美国的移民面前遇到过巨大的困难,但是回顾国家的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成功地包容他们。克劳奇(Crouch)在其文章中对此也作出回应“美国对多样性是如此开放,以至于能够把试图加入美国的移民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自由而进步的国家整合的国际模式。”^⑭

结束语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移民的多源性构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多元性,而社会的多元性又构成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不但成为美国的历史,而且成为当今美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现象。换句话说,美国移民多源性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文化多元化进程,迫使美国民族文化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经历了由盎格鲁一致论、熔炉论、文化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一波一波的新移民来到美国,这个国家不得不一而再地面对社会日趋多样化的挑战,虽然“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是美国人必须坚持追求的理念,但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正如戴安娜·埃克(Diana Eck)所言,多元化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差异,还有接触、卷入和参与,它是沟通、交流、对话和辩论的表达方式。同时,多元化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过程,永无止境,代代相传。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不是把这些真理放在过去的保险箱和存款匣里,而是通过当今的争论和对话保持它们的活力。也正如默里(Murray)所言,美国的一致意见需要不断地争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民斗争,包括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青年运动已经使我们的国家比35年前更自由、更富裕和更民主。^⑮这或许是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预判和展望。

注释:

①⑫ Sanford Pinsker, "A Multiculturalism Worthy of Walt Whitman", *Academic Question*, Vol. 12, Issues. 3. (September, 1999), p. 9、10.

② Sarita Cannon, "Organic Food for the 'Lunchables'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al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ties*, Vol. 28, Issues. 1. (Spring, 2011), p. 43.

③ John Rex, *The Concept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Community*, 14 (Autumn, 1987), pp. 218-219.

④⑤⑧⑩⑪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94-95、98、127、140、142、145、147。

⑥ 黄安年等主编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⑦ Michael C. LeMay, *From Open Door to Dutch Door: Analysis of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820*, New York: Praeger Paperback, 1987, p. 91.

⑧ Robert A. Pastor, "U. 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Latin America: In Search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9, No. 3, 1984. p. 37.

⑨ Albert E. Stone ed., *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 Penguin, 1981, p. 49.

⑩ Israel Zangwill, *Melting Po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9, pp. 198-199.

⑪ Tamar Jacoby, "What It means to Be America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amar Jacoby ed., *Reinventing the Melting Pot: The New Immigrant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p. 299-300.

⑬ Julia Burdick-Will and Christina Gómez, *Assimilation Versus Multiculturalism: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the Latino Challenge*, *Journal of Latinos and Education*, Vol. 5, Issues. 3. 2006, pp. 212-213.

⑭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81.

⑮ Philip Bell and Rodger Bell, "Dilemmas of 'Americanization'," in Philip Bell and Rodger Bell, ed.,

Americanization and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1998, p. 1.

⑯ Joe Kraus, "How The Melting Pot Stirred America: Reception of Zangwill's Play and Theatre's Role in the American's Assimilation Experience", *MELUS*, Vol. 24, No. 3. (Fall, 1999), p. 3.

⑰ 邓蜀生 《美国和移民》，重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⑱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0, pp. 22-23.

⑳ R. J. Sim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mmigrant: Print Media Coverage 1880-1980*.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5, p. 83.

㉑ Gelen C. Atsciulle,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865-1919*, Harlan Davidson, 1982, p. 74.

㉒ Tim Prchal, "Reimagining the Melting Pot and the Golden Door: National Identity in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Literature", *MELUS*, Vol. 32, No. 1. (Spring, 2007), p. 35.

㉓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in the Groups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nro Press and New York Times, 1970, p. 116, pp. 124-125.

㉔㉕ Stephen J. Whitfield, "American's Melting Pot Idea and Horace Kallen", *Society*, (September/October, 1999), p. 54、53-55。

㉖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 Americ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p. 420.

㉗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SA*. 2003.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03statab/pop.pdf>

㉘ Susan Jacoby, "Unmeltable Immigration" *The Nation*, December 2, 1978, p. 600.

㉙ Morton D. Winsberg, "The Latin Melting Pot Is Boiling Over",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0, No. 4. (October, 1981), p. 350.

㉚ Ceri Peach, "The Mosaic Versus the Melting Pot: Canada and the USA", *Scot. Geog*, Vol. 121, Issues. 1. 2005, p. 6

㉛ 曾进 《仇恨犯罪：美国移民社会的“心伤”》，《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22期（总第38期）。

㉜㉝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02.

㉞ 信莲 《美国人口学家谈移民现状》，《中国日报》2002年3月20日。

㉟ 简·尼基曼 《拉丁式的全球化：迈阿密的增长机器》，载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 《交流》1998年第1期。

㊱㊲ 邓蜀生 《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465页。

㊳ Brian John Murphy, "Reviews: A Provocative New Study of the Vietnam War: Palace it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a Global Conflict", *American History*, Vol. 39, No. 3. (August, 2004), p. 75.

㊴ Jamin B. Raskin, "From 'Colorblind' White Supremacy to American Multiculturalism",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19, Issue. 3, (Spring, 1996), p. 743.

[责任编辑: 王道勇]